

周天慧乱世系列长篇纪实小说



乱世大抢劫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周天慧乱世系列长篇纪实小说

大 世 乱

抢 劫

此书为张海霞同学所捐赠, 谨
向此高尚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!

中国文字出版社

周天慧乱世系列长篇纪实小说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创作而成的长篇传奇小说。

民国初年，一位落难少女遭人暗算，被骗入汉口有名的妓院楼外楼，头天即遇上一个衣着豪华，出手大方的嫖客，大把的银元撒给乞丐，成包的金条送给鸨母。他为了取得少女的欢心，一次就送给少女一颗绿宝石、四只金戒指和一串七彩佛珠。这个嫖客是个什么人物？他是哪来这么多的财宝呢？

时隔十余年后，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，才揭开了这个谜。

一九三四年端午节，武汉三镇暴雨倾盆，汉口一个金银首饰商发现邻居家的墙脚倒塌，露出一个塞满奇珍异宝的地穴。他从太太的口中得知：太平天国年间，太平军有个将领率军攻入南京紫禁城，抢劫了大批皇宫国宝，然后投降清政府，寓居武汉。将所劫珍宝分别藏在101个地下金窟里。叛将临终时，断断续续说出98个秘窖地址后戛然而咽气。这98个宝窟很快就被叛将的子女挖掘一空，仅剩下3个不知地点的宝窟仍藏在地下，首饰商发现的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喜不自禁，千方百计，排除重重困难，偷偷地从邻居家——堂堂的国民党元老家的地窖里盗挖出来。不料，在转运途中，却被一爱国志士发现，因而事情败露，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。于是，爱国志士与国民党、政、军各界、黑社会集团及帝国主义势力展开了一场护宝和劫宝的斗争。但是，风云变幻，神鬼莫测，明礁暗礁，波澜起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一环紧扣一环，错综复杂、惊心动魄。终于，正义战胜了邪恶，风尘女子也在湍急的漩涡中，用泪与血洗刷了身上的污垢，谱写出一曲爱国主义的新歌。

目 录

1	误入陷阱	(1)
2	武昌巨盗	(20)
3	淦水少侠	(44)
4	两遇贼船	(65)
5	天目山寨	(88)
6	神秘女郎	(112)
7	蒙面杀手	(131)
8	长江惨案	(153)
9	三镇魔影	(175)
10	暗渡陈仓	(199)
11	孤儿恩仇	(220)
12	草寇将军	(241)
13	黑色旋风	(262)
14	暗道喋血	(284)



误 入 陷 阱

“天啦！她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，难道你们四个大男子汉竟忍心糟蹋她吗……”

蓦地，一阵愤怒、悲凉、绝望、痛苦的呼喊声清晰地震撼着夜空，迅速地沿江扩散。

襄河西岸倚江而立的石碑镇附近的一个偏僻港湾内，泊着一条大木船，这时船内忽地亮起了灯光，从舱内传出一个温温柔柔的女中音：“管家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禀夫人，”一个高瘦的影子应声出现在船舱外，恭恭顺顺地夹着舌头回答，“从上游下来一条船，喊声好象是从那儿传来的。看样子她们是遇到黑道英雄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江心帆船上传来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又听到一个少女凄厉的呼叫：“奶妈！奶妈……”

这呼声，又高又亮又清脆又富有韵律，就象梅兰芳演出《女起解》出场前的“叫头”。

“管家！”港湾船舱内温温柔柔的女中音倏然拔高八度，而且显得万分激动而又十分迫切，“快把那位姑娘救过来！”

“这……”管家犹疑地，“夫人，这种闲事少管为妙。”

“嗯！？你这是什么话？”夫人显然加重了语气，语气中似有谴责之意，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”

“夫人……”管家也提高了嗓门，似欲进一步劝阻，然而夫人断然截住他的话头，以不容抗拒的语气命令道：“不必再说了，救人要紧。快起锚开船，若误了大事，严惩不贷！”

“是，夫人。”管家答应一声，恢复了原有的恭顺。趑身离去。很快，船上闪现出十几条黑影，一阵忙碌之后，锚起篷张船离港湾，流星似地向已经驶往下游的小帆船追去。

两船相遇，齐头并进。

嗖嗖嗖嗖！大木船上，八条黑影腾空而起，兔起鹘落，轻轻飘飘地落在小帆船的前后舱板，左右船舷上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象包饺子似地围住船舱。为首的管家抢先一步，跃到舱门前，“唰！”一把撕开舱帘，不觉猝然失惊。

幽暗的灯光下，一具血淋淋的中年女尸横卧在船脊晃里，舱板正中，四个赤膊精光的大汉正你死我活地扭成一团，互不相让地激烈争夺着一个已经昏迷的少女……

这是一张清丽绝伦、娇艳如花的瓜籽型俊脸，弯弯的黛眉微微一跳，长长的睫毛慢慢分开，露出两泓清澈透明的山泉，泛动着一对乌黑晶亮的宝珠，喷射出摄人魂魄的灵光，环扫着四周。眼前的环境她深感陌生，眼前的一切她觉得新奇：

大理石嵌成的墙壁，悬挂着非常罕见的字画；一排排油光可鉴的高低柜内，整整齐齐地陈列着不知名儿的古怪玩物；透明的玻璃窗外安装着一层拇指粗的钢条花格齿；红色的真丝窗

帘，刺绣着无数朵盛开的黄菊花；屋顶画满图案的天花板上，高悬着奇形异状的彩色吊灯；地下清漆涂刷的楠木地板，满铺着驼毛编织的猩红地毯……其装饰之华丽，陈设之高雅，实是她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

她正值惊诧不已之际，忽然感到有一股浓郁的香味直浸肺腑。于是，情不自禁地收回目光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红色檀香木镂雕制作的龙凤床上，垫的是狐皮褥子，盖的是织锦被子，伸手捏一捏，又松又软又暖和，呵，是鸭绒被。她“呼”地一下坐起身，张开樱桃小口，失声惊叫：“这是哪儿呀？”

“吱呀！”房门开处，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跨进屋内。

“啊……”她本能地用被子裹住身子，不无恐惧地惊问，“你、你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嘿嘿，”男人微笑着发出友善的夹舌声，“我是这里的管家。是我家夫人命我带人将你从歹徒手中救出来的。”

小姐如梦初醒，陡然记起江心发生的那幕惨剧，忍不住心头一酸，悲切切地发出一串痛楚的呼唤：“爹！娘！奶妈……”

她泪如泉涌，埋头失声恸哭。

管家悄然退出门外，轻轻地带上房门。

少顷，管家再次悄然而入，恭恭顺顺地低声说：“小姐，我家夫人看你来了。”

小姐止住呜咽，抬起头，赶紧扯起衣袖擦擦泪水，只见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迈着文雅的步骤，露着可亲的笑容，显着感人的热情，向着惶惑的小姐款款走来。

“姑娘，你总算醒过来了，差点儿急死我喽！”

夫人的语调显得温温柔柔，充满着无限真挚的感情。

小姐默然低头，泪水又象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地直落。

“唉，”夫人叹口气，睇视着小姐，幽幽地接着往下说，“我

真没想到，这次到樊城去探亲，竟会在半路上救了你。虽然中途回归，但我丝毫不悔。想我膝下一无儿，二无女，必然是前世造了孽，今世得报应。俗话说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如今我总算又积下了一点阴功呐！姑娘，你姓甚名谁？家居何方？家中还有一些什么亲人？请你详详细细地告诉我，我好尽快地送你与亲人团聚呀！”

“是呀，姑娘，你就爽爽快快地说吧，我家夫人可是普天之下心肠最好最软最善最慈悲的啊！”管家在一旁插言说道。

小姐凝眸细思片刻，忽然一咬下唇，启齿道：“谢谢夫人救命大恩。按理小女子本应原原本本地将家事一一奉告，怎奈双亲大人在出门之前，曾再三嘱咐于我，不管在何时何地，也不管在何人面前，都不能有丝毫泄露。不过既是救命恩人询问，小女子也不得不略告一二，双亲大人的姓氏和来历恕难相告，唯可相告的是：家严曾是朝廷命官，家慈亦是名门淑女，后因案弃官，匿居乡里。不料，今年那场大水将我家夷为泽国，全家被乡人舍命相救脱险。洪水过后，父母决定带着我这个独生女儿到沙洋另谋生计。于是，雇船东下。途中，是我见二老长吁短叹，郁郁不乐，便在舱内曼舞轻歌，唱点儿取笑逗乐的民间小调，意欲为二老排忧解难。谁知，几个歹徒跟踪上船，暗害了船家，将我父母捆绑抛入江中，又杀死了拼命保护我不受污辱的奶妈，若非恩人相救，我就是死，恐怕也难免蒙受奇耻大辱了……”小姐说到这里，喉头一梗，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。

“噢，如此说来，小姐如今已是无家可归无亲可投喽？”夫人忍不住伸手一把紧紧抓住小姐的胳膊，急切地问。

“嗯。”小姐拖着哭腔，点了点头。

“啊！”夫人如释重负，长长地嘘口气，顺势偏过头，恰巧与管家投来的目光相撞。她不失时机地向管家发出一个暗示的

信号，同时松开小姐的胳膊，将手收回。

管家会意地点点头，迅即快步走到小姐床边，很动感情地说：“小姐，且莫悲伤，在下有一件大事与你商量。四个歹徒在船上杀了你的所有亲人，是我家夫人命我带人拼命搭救了你；四个歹徒已被我们送进了水晶宫，总算为你报了大恨深仇。如今，你既无家可归、无亲可投，我家夫人正好无儿无女、无所指望，你何不拜在夫人名下做螟蛉之女，一个老有所养，一个少有所依，可谓两全其美！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

“啊？！”小姐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弄懵了。她一翻身跳下床来，高高地昂起头，圆睁泪眼，目光在管家脸上一闪而过，随即落在夫人的脸上，静静地凝注着，象一尊黄杨木雕，就这样伫立在那里。

夫人面含慈爱的微笑，眼溢期待的光波，默默无言，脉脉含情地立身陪待着。

良久，小姐惊愕、惶恐的双眸中，渐渐地流露出理解、欣喜与激动，她的嘴唇猛烈地颤动起来，启齿欲语，却又久久无声。双手很不自在地抓住垂贴在胸前的辫梢反复盘弄着。

“姑娘。”夫人首先打破沉寂，好温柔好温柔地说：“你想知道我是不是同意收你为女，对吧？实话对你说吧，我可是梦寐以求啊，只要你乐意，我睡着了也会笑醒的呀！”

小姐的眉头一跳，脱口出声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！姑娘你呀，模样儿美如西施，聪明劲赛过貂蝉。我这辈子若是能得到这样的女儿呀，唉，那可真不知道是祖宗八代哪辈子积下的德，我要不搭台唱戏、杀猪宰羊、办酒设宴、烧高香、磕响头、谢天谢地谢菩萨才叫怪哩！”

这甜滋滋的赞扬，情切切的诚意，突然使得小姐胸脯急剧地起伏起来。她两次三番地表现出欲扑向夫人怀中的势态，但

不知为何又强行遏止住自己的冲动，渐渐趋于心平气静。

她垂睑深思片刻，又扬眉睁眼，凝视着夫人，问：“夫人，请问您……”话如飞轮遇坎，滚到这儿就停住了。

夫人见她欲语还休，初时甚觉不解。但她一转眼就从小姐那灼灼射来的目光中明白了。于是，她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呵，小姐你是想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不是？”

小姐虽未置可否，但迅即收回目光，脸上涌出两片红潮。夫人高深莫测地也斜着眼扫了管家一眼，然后，慢慢地踱着步子，款款走到窗口，倚窗而立，欣赏天上的云彩去了。

“吭吭！”精明的管家马上咳嗽一声，清清嗓子，侃侃而言：“嘿嘿，小姐，看来你还不知道吧，我家夫人乃是武汉三镇鼎鼎有名的人物啊！她家呀，也是世代豪门。唉，说起来也是命运乖蹇，多有不幸。双亲大人早已仙逝，剩下她，上无兄姐，下无弟妹，只得招赘上门，继承香烟。哪知不到三年时间，姑爷又染疾西归，抛下夫人一人守着偌大的一幢房屋和一份产业。一者是夫人感到孤单寂寞，二者是夫人想行善积德，就在这幢房屋里办起了一个可以观看扬州戏、打牌玩弹子的民众娱乐场。为了使民众玩得痛快、玩得舒适，夫人还不惜倾其家中所有，对楼房进行整修改建，屋顶平台，玻璃门窗，花卉盆景，地毯屏风，可说是应有尽有。就连现今仅有外国洋行和银行才装设得有的电梯这里也不缺。同时，还特地为客人建有中、西餐厅，食品皆出于著名厨师之手，而且备有供客人住宿的客房，客房又分为一二三等。你现在居住的这间是最高等的，称之为‘密室’，是专为最高贵的客人准备的。这屋内的陈设又最为高级，家具全是西式的，床帐被褥器皿统统是来自国外的舶来品。连一些见过大世面的人都说，这里简直可以与慈禧皇太后的寝宫

相媲美哩！小姐，我家夫人和你一样都是苦命人。而且她的心肠又这么好，真是打着灯笼火把寻遍天下也难找的啊！很多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哩。既然我家夫人喜欢你，就说明你们天生有缘份。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要晓得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无这个店，世界上是买不到后悔药吃的呀！”

在管家说这一番话的时候，夫人虽然装着全神贯注地在欣赏窗外天空的云彩，但小姐的一切却全被她用眼角的余光收入眼底，哪怕是一动眉毛一眨眼睛，都没有丝毫漏过。她发现小姐听得很认真很入神，只是在管家说最后几句话时，小姐的神情才开始显得有些异样。她似乎有些慌乱，惶惶不安；又有些困惑，郁郁寡欢；而更多的却是焦虑，茫然无措……

夫人的嘴角流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知道到了自己出来说话的时候了。因此，她伸手将窗帘拉上，漫步走向小姐身边坐下，轻轻地拉着小姐的左手，放在自己的双掌之中深情地抚摩着，说：“小姐，其实这事儿也用不着勉强，强扭的瓜不甜啊！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决不难为你。我还愿意送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自己去另谋生路。你心里也不要觉得对不起我，只怨我自己的八字命不好。日后我老了无亲人侍奉，死了无亲人守灵，管他是恶鬼催命，还是饿狗收尸，我都想不了那么多。但是，我一想到你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家，小小年纪，独闯江湖，将会遇到多少磨难时，我……”夫人情真真意切切痛楚楚悲凄凄地说到这儿，喉咙一哽，眼圈一红，竟然双手使劲地一拉，硬生生地将小姐拖进怀里，然后，张开双手，紧紧一把抱住，放声悲恸起来。

小姐精神上那道纸糊的长堤，怎经得住如此强大的、多浪头的洪峰冲击，转瞬之间，就被冲得无影无踪。她将头紧紧地贴在夫人那软绵绵、热乎乎的胸口上，随着放声悲鸣不已。她

自己也说不清，是悲痛？是激动？是伤心？还是高兴？

夫人突然中断哭声，一把推开小姐，发出命令：“管家，你去告诉厨子师傅，叫他们拿出最好的看家本事，做一桌最丰盛最名贵的酒席，我要为这位小姐热热闹闹地饯行。另外，你给我拿五百两白银来，送给小姐今后作自谋生路之资。”

“是。”管家恭恭顺顺地答应一声，回头便走。

“慢！”小姐豁然起身，毅然一擦泪水，断然地说：“夫人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我虽年幼，却也知情达理。既蒙夫人江中相救，又愿收我为女，我若是知恩不报，与禽兽又有何区别？小女我愿拜夫人为母，侍奉您老人家终身！来，夫人——不！母亲大人在上，请受女儿一拜！”

“哎哎，莫慌莫慌！”管家几步抢上前，一把拽起小姐。小姐惑然不解地回眸望着他，急促地问：“怎么？”

“嘿嘿，”管家歉然一笑，“小姐，莫怪我狗咬老鼠多管闲事。实在是这件事情万万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常言道：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这拜母收女，是何等大事啊？假若不动文字，日后如果有人提出疑问，又以何为证呢？”

小姐不加思索地：“动文字就动文字，有劳您代笔吧。”

“小姐，”夫人郑重其事地，“动了文字就不能再变了，你可要三思三思再三思哩！”

“一切我都想好了，没有什么值得我再三思的。别说是给救命恩人做女儿，就是当丫头做奴隶的卖身契我也写。”

“哈……好吧，既然如此，管家，你就代笔吧。”

“嘿嘿，”管家满脸堆笑地从怀里摸出一张契纸抖动着说，“奴才早有先见之明，料定此事必然成功，看，文书已经写好，就是名字空着没有填写。小姐，请教您的芳名叫什么事？”

“这……”小姐面呈难色，陷入沉思。她的脑际回响起一个

苍老的声音：“孩子，我们家的真名实姓，你不管在何时何地，也不管在何人面前，都不能有丝毫泄露……”

夫人不知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来到小姐身后，伸出右手，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，温温柔柔地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哦……”小姐猝然惊醒，一眼瞥见夫人脸上似有不悦之色，顿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，胸脯激烈地起伏起来，双颊一热，噤着吐出几个微弱的字眼：“恕……难……奉……”

“树鸾凤，喔，这个名字好哇，既高雅，又动听。真不愧是官宦人家，可见令尊大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哇，哈……”

夫人与树鸾凤说话的当儿，管家已在一旁将名字填上契约，他向树鸾凤招招手：“小姐，请过来看看文书吧。”

“嗯。”树鸾凤被夫人伸手拽着走到八仙桌前。

一张十行纸，几行直书毛笔字赫然映入她的眼帘：

具立文书人树鸾凤，女，现年一十四岁，因父母惨遭横祸，幸得恩人杜氏相救，无以为报，自愿拜杜氏为母，侍奉终身。自此，处处以母为尊，事事听从母命。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卖不反抗，杀不鸣冤；哪怕是当牛做马，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！恐空口无凭，特立字为据。

具立字人：

中 人：陈中柱

中华民国九年六月四日

看完文书，树鸾凤虽然觉得后面几句话似乎不妥，但是作为人女又似乎应该如此，加上现在这位母亲是救命恩人，谅她不会加害于这个苦命的女儿。契书上所以写这些，无非是给她这位并非亲生的女儿多摆上几副紧箍咒，让她一心一意尽好孝

道而已。更何况自己本名也不叫树鸾凤呢。因此她未提任何异议，落笔便在立字人后面签上了“树鸾凤”三个字。

夫人如获至宝，激动得双手颤抖，折好文书揣进怀里。她用热辣辣的目光盯着树鸾凤稚嫩娇俏的脸，乐不可支地：“乖乖，你太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今后跟着妈妈我，包你一辈子吃香喝辣，戴金披绫，荣华富贵，受用终身。”说着，她又一次将树鸾凤揽进怀里，温温柔柔地：“乖乖，快喊一声姆妈。”

树鸾凤心头悠然一沉，母亲被扔进滔滔江流的情景闪电一般飞至眼前，眼眶内立刻变得湿漉漉的，她的嘴唇也随之颤动起来，身不由己地迸出一声低沉的呼唤：“姆——妈——”

“哎——我的个好乖乖娇娇儿喂！”夫人温温柔柔的这一声，答应得好甜好甜！甜如一盏浓汁香蜜，源源不断地流入树鸾凤那方行将枯竭的心田……她情不自禁地又一次将头深深埋进“姆妈”的怀里，泪水也随之簌簌而流。

“哎哟，我们娘儿俩只顾说话，都忘记已是正午了，乖乖，你一定饿坏了，是不是？管家，你快去叫人将饭菜送到这儿来，今天，我要亲自陪我的宝贝女儿美美地吃一餐饭。”

“是。”管家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，出门去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满满一桌丰盛的午餐摆上桌来。母女俩相伴而坐。“姆妈”不断地介绍着各种菜肴，不停地给“女儿”碗里挟菜；“女儿”目不暇接，耳不够听。眼前这许多品种都是她所不曾见、所未曾闻的。她眼里在欣赏，耳里在聆听，口里也在不停地吃——她确实是太饿了，菜的味道也确实太美了。总之，这是她有生以来吃得最好最香最饱最多的一顿美餐。

饭毕，“姆妈”又用温温柔柔的语调叮嘱“女儿”：“乖乖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应该躺着好好地休息一些日子。如果你想走动，也就在这间屋子里随便转转，千万不要出门，免

得发生意外，惹得姆妈我伤心。”

“哎。”“女儿”感激地点点头，温顺地应承了。

“真是乖孩子哟！”“姆妈”笑嘻嘻地赞扬一声，接着又说，“乖乖，姆妈我还有不少事情急待处理，暂时就不能陪你了。现在你可以痛痛快快地睡一觉，晚上我再来陪你宵夜聊天。”说着，她上前亲自为“女儿”解开衣扣，脱掉外衣，安置在床上躺下，帮她盖好被子，然后才与管家一起离房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树鸾凤怎么也睡不着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象烙烧饼。强行躺了约个把时辰。她感到精神还不错，知道经过一天的休息，又吃饱了肚子，身体已基本恢复了正常。她转眸四顾，看到屋内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心里着实觉得很新鲜，很想一件件地看个究竟。终于，她忍耐不住了，披衣起床，一一观赏起来。直到光线渐渐暗淡，视觉变得模糊不清，她才忽然发现：时已黄昏。灯烛何在？她四处寻找不着，欲出门去找，却发现房门反扣着，连喊几声，也无人答应。心头隐隐产生某种不安。回头来到窗前，准备拉开窗帘，看看窗外。呵，窗右有一扇小门呢！伸手轻轻一拉，门居然开了。顿时，有一股光亮挤进室内。她探头一望门外，脸上立即显出了喜色，外边是一个宽敞的阳台，尽管自上而下都是拇指粗的钢条栅栏，外面的一切却能尽收眼底。

残阳，被呜呜咽咽的寒风冻得满脸彤红彤红，楚天的云和长江的水都被染成红色，红得就象抹上了一层鲜血。终于，残阳难以抵抗寒风的袭击，拼力挣扎着在殷红的云霞中跳了几跳，猛地象断了线的秤砣，砉然跌进阴暗的地平线后面，顷刻之间，天空的云霞由红变紫、由紫变灰、由灰变黑……渐渐地，整个江城上空，被一团团阴惨惨的乌云所笼罩——时光老人又迈步走进了一个漫长的寒夜。

她踏入阳台，遽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半空之中，四周密密麻麻数不清的房屋俱在她的脚下。她好生惊异，看看天空，再看看足下，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，在她的眼里忽然变成点点磷光；漫天呼啸的阵阵寒风，在她的耳内忽然化作声声鬼泣。她的脸上猝然浮现出惧色，双脚也难以自控地索索发抖，膝盖不由自主地向前弯曲。她赶紧伸手死死抓住铁栅栏，眼皮也随之紧紧地闭住，似乎生怕再多看上一眼，这房子就会塌，或者她的身体就会掉下去摔成肉饼……

她正准备回归屋内，忽然，有一阵杂乱的噪音自下而上地飞入耳内，无意之中，她张目向楼下一瞥，不觉愣住了。

就在这栋楼房的大门口，有一个椭圆形的场子，周围有很多道路，象蜘蛛网通向四面八方，将一条条街道，一栋栋房屋划分开。场子旁边的一圈电线杆上，亮着辉煌的灯光，将场子里的一切照得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只见一些阔老遗少模样的男人，或坐人力车，或坐三轮车，或坐轿，或骑马，或快，或慢，或急，或缓，纷至沓来。一到楼前场地，便有涂脂粉、抹红唇，打扮得妖妖冶冶，俏俏艳艳的青年女郎迎上去，你拉我拽，卖弄风骚围住他，然后，他便在其中一位女郎的陪同下走进楼房。如此再三，一直到最后只剩下的一个青年女郎被一个男人带入楼房内为止。在此期间，从楼房的窗口内，传出一阵强过一阵的猜拳喝叫声、赌博吵闹声、弹唱调笑声、打情骂俏声……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

“叮叮当当，得得哒哒……”

忽然，一串动听悦耳的銮铃声合着有节奏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树鸾凤循声望去，看到从西边一条大道上，奔来一辆由三匹高头大洋马拉着的绿呢大轿车，赫赫扬扬，好不威风！转瞬间，马轿车径直来到楼前场子内。车子停稳，车夫掀开轿帘，轿